四書溫故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二　　　　趙佑學

論語二

兩焉字讀

三嗅讀

其斯之謂與讀

計共一萬七百字有奇

北辰

論語爾雅二疏皆出邢氏而有互異處如爾雅北極謂之北辰疏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極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曰北辰論語疏亦載之少却人望之在北及斗杓所建二語人望之在北不可刪也斗杓所建則闌入北斗刪之較簡淨矣然訓辰曰時仍未切蓋北辰即史漢並言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名曰紫宮是也索隱引春秋元命包曰宮之爲言宣也宣氣立精爲神垣又

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則辰卽言宮言垣義與衆星之次舍謂之辰者不必有異特衆星無常北辰有常故經言其所言居集註釋以不動實原于此而後來說者紛然不一漫主無星爲辰旣失其一明者之義至以北辰亦動爲朱子攻瑕殊不思天體本動北辰何得不動動自不待言而謂之不動者動其運用不動其本體每初昏輒見知是是不動矣抑雖動而其爲中宮自若也則所謂常居也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猶

之言無爲而治聖王之治天下豈果能無所作爲哉有爲者其迹無爲者其神也又邢疏所謂淳德不散無爲化淸而集註因之言其象如此者矣今徒執不動爲不動不知動之爲不動讀朱註先死然句下參添出動以求勝于是又有說者以言動爲背朱不可用皆不思也若陸壟經世驪珠仍主天體無星處謂之辰而以北辰居所謂統星之長只將下衆星句對看便見辰字本位自連入北極添出動與不動摸擬遂多云云則似謂北辰且非北極尤支離背謬而作

考訂者探之所不解云

禘

予說春秋。爲禘說千五百餘言。明大禘吉禘之爲二。以漢儒混并禘祫始于孔安國論語注。莫不皆于鄭康成禮注。至朱子。始用趙伯循及陸淳說明祫之爲合禘則止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祖配之而不及羣廟最爲不刊若邢疏謂禘所以異于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蓋襲孔穎達說于經傳全無可據不足云也安國之注惟不察魯禘本僭又不察大禘不及昭穆故謂

既灌之後。明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案灌。所以迎神。既灌而往。則為迎牲獻鼎諸事。其昭穆各主。自應即于灌時序之矣。何待灌後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公羊傳言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言貴復正也。則豈足援遠事以為近證。抑豈天子言此時尚在定八年以前哉。集註則皆棄而不用。此其所以獨得精義也。雖然集註精矣。而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云云。此一段猶有未安。蓋所謂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或

有其事、亦惟使其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如六佾八佾之別耳、並非羣公得皆用之、更無郊禘在內則奚郊禘、與周公何涉而僭君儀用天子車服、徒益生者之祟後、更與周公乎何涉哉、程子之以成王賜而伯禽受之爲皆非、亦徒爲明堂位奪舅也、曾惟因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浸尋處及羣公之廟、不知其始自何公、然觀初獻六羽之書則其僭蓋在隱公前、隱特以仲子之宮而疑其事耳、若郊禘之僭、則實始自僖八年之書禘、三十一年之書卜郊、僖以前未嘗有、

以爲惠公請之者非也。魯之有頌。亦僭始。僭之以爲季孫行父請之者皆非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公羊亦載子家駒之對。昭公明明以爲僭。並未一及何王之賜。其得輕以誣成王乎。此予于胡傳數正。僞論之者也。乃自漢以來諸儒。皆舛明堂位未可信。而字不免出入乎其間。朱子亦未暢然辨之甚矣。折衷之道。蓋其難哉。

最可怪者。竹書紀年紀成王十三年。魯大禘于周公廟。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則何得十三

年先有周公廟。日知錄引之以公字爲衍。而援襄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注文王廟者當之可矣。而不思是時。周公方存成王未賜。何以肆然得舉大禘。將毋禮不王不禘之言妄耶。既有周廟得禘文王。何以後此傳頻書禘若禘于武宮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不聞一及周廟耶。顧氏不能是正。反謂其可由是而知禘之說。以聖人之所不知者。而特取徵于雜亂不經之書是又明堂位所未及也。彼陸氏謬謂周公未沒已用禘樂。亦即從竹書出。

而不知其不可通故皆置之不辨

反坫

今十三經注疏每卷末各有考證若干條出校刊時諸人雜採為之率淺陋求其實在裨助經義十不能三而無故求異者多有茲偶舉其一如論語有反坫注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臣宗楷按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外向室也黃震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為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儀衛之衆以為此向外之室耳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

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本文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是居室僭侈之事案此說似乎得間尚遺卻明堂位以反坫出尊與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相聯並爲天子之廟飾一語之更覺可據也然鄭氏注禮與此注無異詞孔疏以反坫亦在廟中故雜言廟飾則非有抵牾汲冢之四阿反坫相聯卻云爲宮室名而外向室之注亦非致確古禮名物儘有物異而名同者安見彼反坫之不與此反坫偶同一稱本文若止言邦君居室等則何不卻鄭特

牲例，即于樹塞門下，並言有反坫，而必別爲一條重言爲好，郊特牲言大夫之僭禮，恐正因論語此文類及之，其下尚有繡黼丹朱中衣，何必獨爲居家事，足知集註從鄭之非漫然，無取妄生支節矣，始予嘗以三歸，包曰，娶三姓女者，似較勝于臺名之解，蓋媵雜二姓，春秋所譏，齊桓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姓雜姬嬴，則管氏娶三姓，或亦有之，旣而思之，古事旣無的攷，舊注止屬模糊，且若是，則是非禮，豈徒不儉，而朱子獨據說苑改者，正以諸侯有觀臺，大夫有縣臺，則

有蔡并管氏之踰分但儉者自當不肯爲此故以爲不儉證而或遂謂之知禮耳又如臧文仲事舊以居蔡與山節藻梲爲二事集註始并爲一說者疑之蓋不知臧氏世爲魯守龜之大夫不得爲僭近鄞全祖望申証其義甚明予敢録入春秋案中凡集註不可妄議如此類學者正宜知所審別勿效毛西河諸人之多事也

桴

聖人道濟天下。必無忽思辟世之理。乘桴浮於海。以質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詩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桴、即方也。編竹木爲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全與舟楫異用。何可乘以浮海。豈過激而爲此言耶。竊以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之意。桴即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浮于海。然欲以一人之力。濟天下之艱。所托者小而所期者大。雖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

相從。其惟由之忠信明決能之歟。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爲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于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言修轉語。寄歎更深矣。言我誠汲汲于行。無如世方滔滔。無之非海。徒多望洋之思。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并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直數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材。鄭注以爲桴材。極耐尋味。惜其解上文爲聖人微言。以子路不解。故戲

之則似聖人乃好作譎語者。而疏因以浮海與欲居九夷同旨。何注則以材與哉同。朱子又以材與裁同。竊謂如字解。自合。

子欲居九夷。亦是聖人之道甚大。若得六合同春。無地不可居。無人不可化之意。豈謂中國不得行其道。而反望之異域哉。老子之跨青牛出函關。世傳有所謂化胡經者。非正實也。但既千載因仍。則斯說亦姑存其異而已。

觚

禮器。有一爵。二觚。三觶。四角。五散。皆以盛酒之數爲名。觚自當從酒器之正。漢以後。木簡亦名觚。故文人有操觚之說。丹鉛錄云。春秋時未有也。然注言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疏卽取諸詩卷耳疏所述韓詩說。觚。寡也。飲當寡少。皆釋其名。而未詳其制。集註亦第言有稜而已。今因校四庫書閱明劉績三禮圖所記云。觚。考古圖。高尺一寸。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二寸深三寸。有容六合。足半之。李氏錄云。此器口

可容二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也。腹作四稜、削之可爲圜。故曰破觚爲圜也。足之四稜漢官鳳闕。取以爲角隅。故曰上觚稜而栖金爵也。博古圖。有容四合至一升者。又云。古人恭愼。凡酒器。執之恐墜。觚爲稜以礙手。狀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案此。則觚體本方有四角。又刻爲稜。腹足皆具之。如廉隅之象。以比人之耿介。故從孤名觚。夫子之歎不觚。度當時已嫌其礙手。而削圜之亦世道喜圜惡方之一端歟。其猶謂之觚者。蓋容二升如

故耳至博古圖所說。又大小不齊矣。續字用熙江夏人所著三禮圖八卷。以漢唐人言禮器制度、不合經典古意。獨從鄭康成聶崇義後與井牧溝洫壇廟宮室車旂冠服諸器物一一繪其體式。辨其名義大要以博古圖爲依據。亦時出臆斷。瑣悉未必盡當。要之不失爲用心求古者。故偶就其一端存之、

黻冕

此黻、與黹黻之黻不同。黹黻字從黹。黹于下裳者黹。紩也。刺也。此黻是連文。別是古蔽膝之衣、以韋爲之。通謂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字從韋、亦通作芾。與紱。今則皆與從黹之黻并一矣。唯禮明堂位有虞氏服韍。此一字尚存古。左傳哀冕黻珽。與火龍黼黻二字全無別。然孔疏自明析可考。孔氏五經正義、實經說之海藏。邢氏往往襲其文。以入論語。如服周之冕、即全寫左傳袞冕疏。獨此黻冕。則孔氏備言黻韠

之異同以韠各從裳色無他飾黻則有文飾其引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龍取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黻始制于舜增飾于禹正足爲致美切証而邪未知孰若其述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孫之

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蓋夏后冠制既湮。禮所稱吁收毋追。皆舉其名而亡其實。因止得就周冕約略之。且舜以作服命禹。其後遂爲周服九章之祖。則六冕等制。自當依據久遠。以周証夏。非漫綴也。

溝洫

陸清獻公松陽講義曰。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者。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即位

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則是作司空事不是爲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然此論精切觀邢疏止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法未嘗關涉治水一語殆與同見畎近洫遠畎小澮大溝洫在畎澮之中書畎澮是舉兩頭亦是治水時經營尚略到即位後更就中間詳悉區畫盡善遂爲三代不易故此獨言溝洫言盡力文家何可葫蘆提也

執圭

聘圭。非諸侯命圭。命圭。乃諸侯受封時所受于王者。謂之瑞。朝王則執之。以爲贄。書五瑞五玉。是也。于列國相朝。亦用之。左傳。齊頃公朝于晉。將授玉。郤子朝爵。有執玉高卑之譏。是也。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儀禮。覲禮。有侯氏奠圭。王撫玉之文。皆國君親執之。所以將敬。非卿大夫爲君聘問所得執。凡卿大

夫爲君聘于王朝與聘于鄰國皆有玉則謂之瑑圭亦名圭而與命圭不同又有璋璧琮之不同圭以聘天子諸侯而璧以享之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以享之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是也玉人亦有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之文瑑鄭司農謂圻鄂瑑起後鄭訓文飾貫疏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也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故云瑑圭璋璧琮說甚明析近婺源江氏永

鄉黨圖考言此特詳其案云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集註偶失檢遂承其說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與于命圭矣邢氏亦知諸侯所執皆朝于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然不能辨包氏之誤廣解執玉之禮引大宗伯

文以亂之。永樂大全不知詳考。亦仍其誤。考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但集註未及追改耳。江守慎修讀書博古。尤長于禮。所著非一種。予之掇之。非苟以其與私見合尤尚其不涉詭僻。迂回以爲正也。

享禮

既聘而享。亦非槪用圭璧。故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儀禮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與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注四當脩

三據大行人文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聘禮亦言賓裼。奉束帛加璧享。禮器。郊特牲。並有束帛加璧之文。而不言圭。唯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以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

卿大夫覲聘亦如之．邢疏備引爲說．江氏曰．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此注云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乃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疏引小行人文．不能拂正．集註遂承其誤．

裘

鄉黨三裘。說者紛紛聚訟。皆各有考訂之長。其實具在邢疏中。無庸另說也。今錄其略。緇衣羔裘。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氏注此云。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則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黃衣狐裘。謂大蜡息

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萬物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案邢疏每多詳贍。此尤明析。其必以

素衣爲視朔之服者。又具于下吉月節。注云。朝服皮弁服。疏引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此是視朔衣素。蓋互相備。今人則又因聘禮注引此經而言聘服歟。蜡臘本不同。而周禮言蜡不言臘。月令言臘不言蜡。二祭相近。故鄭注臘先祖五祀云。即周禮所謂蜡。特爲通釋之詞。其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注。祭謂旣蜡。三字本斷句讀。說者誤連下臘遂參緊訟。今之考證。謬採陸址之說。其前半截。皆即邢疏所

巳具後乃妄攻鄭之混并蜡臘而以月令祈來年于天宗當蜡祭不知蜡乃報而非祈所饗八神豈可言天宗皆適形跡倍而巳疏先言羔裘裼用緇衣則其上正服亦是緇色補出正服今人所未知又惟裘疏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裼縫補上衣亦集註未及今人但知餘服耳

會同

會同與朝覲別周禮謂之大朝覲或在京師或不在京師有大會同小會同注疏皆以朝受贄于朝享于廟覲贄享皆于廟會同則為壇于國外在既朝覲後朝覲有常期會同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于國外合來朝之諸侯而命事焉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皆會同于京師也其因巡

守征討與田獵所至而行會同如啓有鈞臺之享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宣王之會同有繹晉文之築王宮于踐土皆各在其當方之國所謂大會同也近秦文恭公五禮通考言之甚核云周官所載會同之文不一天官太宰春官肆師司几筵諸職則名之爲大朝覲蓋朝覲行於國中所接見者不過一方一服之諸侯會同則六服偕來爲壇壝宫于國外五等諸侯同將旅見又有祀方明及盟約之法皆朝覲所無故言大也若在畿外則六軍之士從行馬牛輦

夫夫瑁糧食畢具大率如軍旅之役故周官每以會同與
軍旅師田並舉誠重之也若諸侯遣使來聘天子使
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故大司馬太
祝太史小史諸職又稱大會同以別之春秋之世天
子不行會同之禮而伯國大侯假行之并周禮之舊
失案此說詳盡由之以讀周官注疏所言會同諸禮
可以瞭然朝覲于廟已統在宗廟之事中故獨言會
同天子之會同時已久廢故言如大宗伯凡祭祀會
同詔相王之大禮爲上相詩肅雍顯相相維辟公左

傳。踐土之盟。鄭伯傳王。注。傳。相也。是相皆諸侯之事。故曰非諸侯而何。又曰孰能爲之大注疏但擯司儀之交擯傳辭者爲說。則止是相諸侯。且止是諸侯相朝聘事與會同不切。而宗廟亦止爲諸侯之宗廟。又以端章甫爲諸侯日視朝之服。皆不切也。

諒陰

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書傳。與論語注同。論語作諒陰。書作亮陰。禮記作諒闇。陸氏音義。于陰闇。皆云如字。後人讀陰從闇音。字不同。而其爲信默之義。一也。自伏書大傳作梁闇。而鄭康成據以讀禮記。有凶廬之說。杜預孔穎達。于左傳皆所不取。邢疏亦云然。唯蔡氏書集傳。獨從之。集註則云。未詳。蓋于孔鄭皆有疑焉。竊以孟子滕文公五月居廬。證之諸侯五月而葬。故云五月居廬。明非卅三年常在凶廬中。又卽以

儀禮喪服言之既虞翦屏柱楣鄭云所謂梁闇既練舍外寢鄭云所謂堊室是士喪期已有别安得天子獨居梁闇三年鄭說良不足從故杜以諒陰爲心喪終制之名其注左男生不及哀云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備載晉書杜預傳文及預議云云甚詳邢疏全襲用之以信嘿也者謂信任冢宰嘿而不言也則亦足以定諒陰之義夫

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

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于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還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

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自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蓋此孔鄭二疏所述支同全不見于今晉書杜預傳中今傳唯載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

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則似衆議應除而預特援諒闇正之者此所述則似衆議不應除而預議應除者故孔疏亦謂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又言於是內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謂鄉人段暢著論申明焉此亦古說之宜考者考晉書作者有十八家此所述其亦出自十八家舊本如王隱干寶之流非今所行晉書者歟故備錄之以存異同孔疏又稱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于冢宰信默而

不言此數節與今書孔傳亦小異豈孔傳本書杜豈竊見之耶抑偶取節論節注以當之耶且不知于杜議中屬何段撰其文耶似當在周景王除喪爲議首一段其文當云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孔安國傳云云然後接以周景王事故下即接以稱高宗云云與譏景王云云對也并論于此爲說古文書傳者添一間端焉

書紳

子張書諸紳疏述玉藻說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案此依玉藻疏載鄭讀之文也王藻原文脫錯幾不可讀賴康成訂正而明其所改經

字句以此爲最不刊故孔氏一依其注爲先後而邢
因之兹復因而錄之足爲紳考然未詳書之若何古
書未有紙墨玉藻記書笏矣笏可書帶將奚書玩鄭
讀辟字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竊謂似可如
字作襞積之褋襵即繚音律謂緶緝也終辟者上下
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
已此士乃仕列之士故下別言居士錦尚文縞尚質
然則子張是時其錦帶與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
制文于其上歟或曰紳有襞疊書而貯之

東周

今論語注疏本有闕佚案詩黍離序正義曰論語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于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段疏予于讀春秋稿備論之而所

謂據時成周之注不見于今論語本中其注唯有與周道于東方故曰東周二語即集註所用疏則云其使魯爲東周乎蓋穎達所引注闕或云鄭注邢氏已不見之矣竊擬以據時成周四字補注下即以孔疏云云補疏焉今之講家但知王鄭箋鎬京謂之西周王城謂之東周然不若公羊傳言之實出當時名目蓋即左傳所謂東王西王者平王之東周尚完敬王之東周益微迨後復有東西周之分而周以亡矣宜孔子所亟欲爲者乎

問事鬼神問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夫子所以正答子路之問也可謂至備明矣而注謬云鬼神與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此魏陳羣之說而何氏採之邪疏遂謂聖人不道無益之事集註不免出入其間其誤由輕視事字若子路之空問鬼神也者然卽空問鬼神子猶許以爲宰哉而何答子子路又誤認問死爲死後之事則舍人道而涉鬼趣賢者豈由此哉蓋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

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子曰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苟未見孝友不敦于父兄而愛敬能逮乎宗廟者也則詎乎事鬼之義矣繼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其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者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歸于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

皆唯其知生故吾生故亟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
死適為大患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
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
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
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是皆不待求諸他

經可得之謬會謂其無益而不答乎又何有躐等之議也乎

正名

夫子既言名之不可不正而其正之當如何子路未嘗復問夫子亦不復言也于是宋儒者論有謂立公子郢者有謂使輒迎蒯聵者夫靈公之命郢不以正公又沒于郢手郢之讓不肯立非矯也聖人何以必奪其節而强使之且以子之舉舉無君甫得一衛君焉任以爲政而子必告諸天王方伯以輒爲不正然之以與他人揆之事勢情理其爲不可何但于迎蒯聵不可以爲人子明矣在輒必無拒父之理在蒯又

豈有常得國之理哉今謂輒能以政任子子固必將有所以格其非心使悔悟涕泣以迎其父然而蒯遂能泰然受之爲正乎抑又將移其正輒之爲子者以正蒯之爲子乎何轇轕之不憚煩然則正之當如何曰是其理自在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中也盍觀夫子以正名答子路則夫子不爲衛君明矣冉有子貢已心喻之而未得其道是時夫子方留衛未去亦未一白其旨故冉子私于子貢曰人皆爲衛君耳夫子豈爲衛君乎子貢應之曰諾則已覺其旨之近是

而又曰將問所以求其實也不爲衛君則將爲蒯聵
故人問夷齊而皆以讓得仁則知爭之不仁知夷齊
以兄弟讓而皆仁則知蒯輒以父子爭之皆不仁矣
由曰不爲非直答其不爲衛君亦謂夫子之無所爲
也蒯輒知此而俱逃則名無不正矣然而此事固在
蒯輒之能自求而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與乎其間
也家國大故也骨肉天親也自求而得之則事在一
日之間而可以立千古之命衛亦于他人其已多所
強勉假借矣他人復不量而輕與之辭有不爲拔之

忌器而斷之傷乎者故第言名之不可不正以明其
理諷其人而不必及其何以正也

中行狂狷

松陽講義曰明季講學家惡當時之多鄉原往往謂中行不易學恐其流入鄉原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有病痛却不失聖門氣味是固中庸不可能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日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學中行不成仍舊是一狂狷若主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勝言者矣千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案此清獻講中庸不可能後一段語可移以入不得中行而與之章聖人之思狂狷是取其可裁以進于中行並

非以狂狷教人即狂者狷者何嘗肯自居狂狷曰聖人別之爲狂者狷者使其知去中行尙遠以求進耳然如鄉原則又去狂狷遠而偏自以爲中行終無望于中行且將使天下不復知有中行此聖人所爲深惡其亂德而有取于狂狷蓋于又爲之明辨者也明儒之說亦非無見但其欲且學狂狷則失取法乎上之義故陸不然之謂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誠深識卓論足補集註竊更謂狂者進取是有爲之意多未免入于浮夸狷者有所不爲是退守之意多尙不失

爲廉讓後世人才且曰非但中行已成絕學今之狂狷不足以語于古之狂是狂誠不可學求其廉幾厥惟不爲不潔無動心于貪競免失身于邪枉期以循本分而遂悔尤益于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亦教人之先知不爲而後言進取然則與其狂寧爲狷聖門之所謂又次其後學之進步歟淸獻往矣未由再質猶願世之有志正學者有以益我

兩晝字讀

有援禮天子晝寢之文以宰予晝寢晝字乃畫之訛畫音話宰予畫塗飾其所居如山節藻梲故事而聖人責之故言不可雕不可杇也說本昌黎集鈕玉樵觚賸載之不知晝寢節偶然之事文倚所有而已于譏責見聖教之嚴若以士庶而僭天子之禮厥罪大矣豈聖門所敢出有之奚但鳴鼓之攻而第示以不可乎孔鄭諸大儒必不至懵頂無考而朱子漫從之也觚賸又以孟子宿于晝晝字亦畫之訛畫音獲据

史記國策齊有晝邑人王蠋注晝齊西南近邑者案
此音此注集註已載之予謂豈唯此注水經注之引
孟子三宿而後出𦘕並于晝旁加水爲水名矣然今
之讀孟子仍如字者以非大義所在也學者讀書于
字晝音呼不可不加考訂者正以彼此出入之間有
關經義得失若本文別無不妥雖有他說可存亦第
當知其然而不必過求與也

兩溪答論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古注斷釋文焉如字衛瓘于虔反爲下句首疏亦先如字屬上讀而復述衛瓘讀屬曰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有如我之好學也義得並通故並存蘇紫衛讀絕使課舉業人藥誘人意不知集註何以不取今之作考證者亦引四書備考謂其不說然不如可存參因憶壬戌前輩江西羅旭莊先生春諱暹嘗援衛讀此章

例以論後生可畏章曰此章焉知之焉正可與十室章換轉讀之後生可畏焉焉如字屬上斷句與無聞焉句例配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八字句今字卽謂後生不必無端另指我在內凡言不如有以不及言者有以不同言者後生學業日進今日之後生所造來之地成知其必不如斯已也案此說似新與釣之不說繫不如可存參公羊隱三年傳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以上不若爲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下不若方昔是

不如道其不賢足見古人豐識集註猶不如請艾之亡也亦不從傳作不及意鄭氏箋詩于焉逍遙請爲于慶反今于何處逍遙乎前書固在人善取也非述之以示後生好學者

又案以不如今爲強如今本王文成之說然陸清獻則曰可畏者聖人自言畏之也我今所學幸而到此地步然年已大力已衰焉知彼後生不繼我而進超着我乎我如何不畏他若到四十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以異焉則彼之不如我決矣我何畏

彼哉如今正是他有爲時我如何禁得他住料得他定甚矣後生之可畏也此所以爲誘進之也覓坐實註中我字作直語解亦自雋焦衰蔫此本軒四書說載之與今松陽講義頗簡有異故復別錄存之

三嗅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嗅嘎之訛讀爲嗅注疏拘于本字不復能如杜子春鄭康成之引經正讀並謂子路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以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其氣而起此其鄙倍無理易見豈之可也集註乃載爲正說而附晁劉二說于後且以共爲拱執之義案共向也于衆星共之已有明訓與無以異也忽別音執將爲已執之耶則猶是共具意將爲方欲執耶則正是向之而雉旋作其爲色斯舉之義明矣本文神

理甚活甚直何見其有闕文蓋此節訛乃嗅字有誤
非上下文有闕也邢氏據石經嗅作戛則從口當作
嘎廣韻嘎嘎鳥聲也故謂雉鳴劉氏據爾雅鳥曰狊
古闃反郭注張兩翅狊狊然搖動則不從口又
從目不從自而相傳乃從口旁臭讀如臭香此正如
春秋狊梁釋文狊水名古闃反而俗本多爲水旁臭
皆加一撇於目上并爾雅狊字亦加一撇狊狊字之
誤類釋文可是正之此嗅字之誤直自漢以來孔鄭
包周諸家皆闕解故何晏得爲臆說陸氏錄作許又

反邢氏亦謂與歆其氣朱子蓋知其有誤而未能審定也姚劉二說皆切情理有來歷可並從第以爾雅不如石經之尤合今之爲講義者多主姚而共言色作者衆與上山梁之言集以今爲時義蓋說經每有後儒較勝于前者而或猶以集註之轍注疏可並從固矣夫

其斯之謂與讀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本是德字與泰伯章民無得而稱焉何決字義迥殊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正義曰此章貴德也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夷齊雖然餓死民到于今稱之以為古之賢人其所謂以德為稱者歟皆以斯字即指德言直截自然本無疑義不知何時誤德為得稱朱殆偶還誤本而多事增易乎其閒至今村雖

相沿莫敢他議猶幸監本之未失耳亦賴古說之大明也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不寶哉

或問誠不以富二何曰此自在崇德辨惑章疏云取此詩之興義以非人之惑也初未有錯簡之疑近安溪李文貞則又謂可移置柳下惠　士師章末以下皆有齊景公而誤也說見詩所然古說自順創改可不必而文貞于其斯何未嘗疑有譌文亦可見矣